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274



文庫 8  
D 274

代疑編原序

聖人之道無疑鬼神斯不惑後聖若信心不及則疑事無名疑行無功未聞與道有人而彌格子急急望人疑又恐人不疑而代爲之疑遵何說哉蓋道之近人者非其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不能焉非聖人安于不知不能而遺其可知可能惟日孳孳以求知至知終故一息不敢少懈也一翻新解必一翻討論一翻異同必一翻疑辨然後真義理從此出焉如石擊而火出玉礪而光顯皆藉異已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始雖

39- 7705

010190619856

若戾終實相生。安見大異者之不爲大同也。唯拘守舊聞。自矜極致。妄謂世無域外之境界。人無超性之名理。局小心量。靈機不活。聖人復起。其以爲然乎。夫謂道備于古。經盡于聖。則易書之後。不宜有他書矣。經史之作。奚爲。素問之後。不宜有醫案矣。諸大家之出。又奚爲。此見義理原自無窮。畸人畸書。應時而出。未宜盡廢。旣已畸于人。自必駭于俗。求諸自心。而不得。必生疑。質諸習聞。習見而不合。必又疑。而疑豈道中所禁哉。顧有正疑。有妄疑。正疑者。恐悖于理。傷于教。迷于人之性情。欲求

一端至是。以窒彼之至。非此不可無也。妄疑者。吠聲吠形。襲訛襲舛。不問有無虛實。謂蘭蕙臭。謂莫邪鈍。此不可有也。西儒從絕域外。泛重溟。浮天末。來此割寓。匪第語言未通。性行未浹。卽義理精微。全憑書籍。而文教懸殊。此中以六書爲體。有形而後有聲。彼國以二十三字母爲用。有聲而後有形。不但密義難疏。卽尋常淺解。有一字而費數十遍翻譯。若欲摘疑生辯。逐支逐節。皆是問端。安可置而勿疑。彼泛泛嘉與。無所違覆者。諸儒固最耻之。若謂嘉與者。不過奇我遠國土風。託我新巧製

作此何異貴翡翠象犀梅檀之入中國禽獸草木我也。貴工倕之指離朱之目般輪之斧斤梓匠輪輿我也。是故僞者之譽我不若仇者之詰我以此望人求疑求辨共疑共辨安得不急急哉。始乎有疑終乎定信自是一信之後不復再疑始知宇宙公理果非一身一家之私物吾何不以公心還之其真同者存爲從前聖教之券識東海西海之皆同真異者留爲悟後進步之燈亦復命歸根之有賴無非實益大道爲公孰與夫意見橫分狹小天地而自束縛其靈才者哉。請以質諸有道毋靳

此疑也。

天啟辛酉閩中後學林起識

天如辛酉國中對學林賦謝  
此錄也

代疑編總論

有大儒問于彌格居士曰儒者之學希聖希天凡言畏天命事上帝是吾儒本等學問日用功夫在西土不必哆為割見在吾人不必疑為異端即禪玄二門亦未嘗不尊天安得于此中着一異同解獨所謂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未信也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未信也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未信也佛由西來歐羅巴既在極西佛國必所親歷獨昌言無佛未信也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



重重皆可測量未信也西來諸士皆童貞人有五倫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未信也然觀其行詣真是不愧不作聽其談道亦多發人未發第恐遠方學術源流或異未必盡有証據如云天主有形有聲未信也謂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迴未信也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未信也既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未信也西士來此九萬里程途涉海三年始到未信也從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未信也禮惟天子祭天今西士日日行彌撒禮非階卽瀆未信也

謂窘難益德大遠于人情未信也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未信也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偽造未信也西士傳教雖言言至理事事實蹟若云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畧未信也降孕爲人生于瑪利亞之童身未信也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教未信也耶穌之道至高安知非至人神人遽認是天主未信也耶穌之教爲公教諸聖相通功未信也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未信也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未信也十字架威力甚大萬魔當之立見消隕

未信也吾非欲拘常學舊墨守并窺以一膜自封然儒者所貴窮理尤貴信心質諸理而合方反諸心而安彼國學者既以窮理爲入門已上多端必辨析有素若果言皆入理不荒唐不附會信而有徵使我廓然心解不難舍所學而從矣

居士答曰天人之懸久矣人事雖極高極奇近在人世耳可聞目可見口可言心想誰不信之惟天載玄微既非耳目所經亦非言想可及且人心量有限以人測天猶蠡蟲測溟渤之寬深窶夫測王宮之侈麗多見其

不知量若言而卽信天主心量僅與人齊正不足爲天主矣觀西經十二信首一句云我信全能者只味全能二字世間無物可稱全能凡能有所畀必先有過我者方能畀我而天主無始卽先萬物而亦無始天主無終卽後萬物而亦無終物受始受終焉在此全能之內何物可以並之全能者以下卽接云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夫天地之大可以造成則更有何物可並天地何事可並化成之難者况原初空無所有既能以絕無爲有則建立以後造有適有變有歸無又不過微塵末事

反掌可就只全能二字自足了當如上所示種種諸問一言蔽之不必條爲之析矣

又曰世之疑西儒者非謂有遺行也獨因其行經過好過畸近乎不情人所必有者彼獨不有人所必無者彼獨不無人情不甚遠也彼來自絕域何獨能然求諸自心而不得則反疑其作僞甚而以不肖之心窺之不知世情之外另有人品衆所未信未妨絕德而况遠人心迹能逃于耳不能逃于目能掩于暫不能掩于久能塗飾于庸愚不能塗飾于明智未有縉紳賢達日與之接

滕日與之抵掌經歷數年之久無一蓋藏猶有不可信者則向所疑過好過畸今已實有是事明有其人但可謂之難能謂之孤行豈可反生譏謗大亂名實何損彼人自墮雲霧中耳

武林楊廷筠彌格子識



人曰... 爾之... 答... 日與... 掌... 盤... 下...

代疑編目次

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

答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

答佛由西來歐羅巴既在極西必所親歷無獨言

無佛

答大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

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

答天主有形有聲

答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迴

答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教

答既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

答九萬里程途涉海三年始到

答從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

答禮惟天子祭天今日日行彌撒非僭卽瀆

答謂窘難益德遠于人情

答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

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僞

造

答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畧

答降孕爲人生于瑪利亞之童身

答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號

答耶穌疑是至人神人未必是天主

答耶穌爲公教諸聖相通功

答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

答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

答十字架威力甚大諸魔當之立見消隕

答天主育三幼一歸判坐封派三幼費畧  
 答判學為人坐于群時亞之童良  
 答所後而因以十定樂或想  
 答所後而因以十定樂或想  
 答所後而因以十定樂或想  
 答所後而因以十定樂或想

代疑編

提學監察御史武林楊廷筠淇園甫述

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條

物彙至多。問誰始造。或云一氣所為。或云氣中有理。或云偶然遇合。不須造作。或云自然生成。不由主宰。皆漫說也。夫氣無知覺。理非靈本。若任氣所為。不過氤氳磅礴。有時而盈。有時而竭。有時而逆。有時而順。焉能吹萬不齊。且有律有信也。即謂之理。理本在物。不能生物。如五聲之在八音。變不勝窮。皆屬之理。理在鐘鼓管絃。不

能自生鐘鼓管絃。此人所自明也。若偶然之說。尤屬謬妄。天地萬物。自古及今。無一僭差。是何作用。可以偶然值者當之乎。金偶然遇火則流。火偶然遇水則滅。若不相遇。終古不生不尅。四行水氣之用。一物不可少。若待偶然相值。物類毀滅久矣。人之不明此理。本由習染迷心。復爲異學奪志。將自古聖賢。諄諄敬事之語。盡移之虛無寂滅。而學術人心。敝非一日矣。誠思天何以動地。何以靜日月星辰。何以運行風雨雲雷。何以變化山河。以峙川流。何以生尅飛潛動植。何以生長何。

以收藏物。何以蠢人。何以靈。何以各循其軌。各安其類。無相假借。無相凌奪。此必有天主宰制其間。不待智者能知之也。譬之海中一舟過焉。帆檣整理。卽不見其人。知有操舟者在也。空中一矢過焉。卽不見其人。知必有發矢者在也。或云大生廣生。自然而然。不由主宰。此又見其末。不見其本。不可不亟論者。洪荒之初。未有天地焉。有萬物。其造無爲。有非天主之功。而誰之功。遠西古經云。天主造成天地。七日而完全。時則物物各授之生質。各賦之生理。予之生機。各畀天神以保守之。引治之。

自此物物依其本模轉相嗣續完其生理暢其生機此皆天主之洪恩不可不察也。人第云天地之功不知天地無功。天主命之百神司之。卽天地定位誰非天主造成。知其自然不知有使之自然者豈探本之論乎。如祖父宮室子孫居之。創造由祖父營構由工匠也。又如自鳴鐘銅壺滴漏風車水碓木牛流馬橐籥編簫用之者以爲自然作之者幾經智慮也可僅云自然已乎。但人之造作或用五官或用百體縱極人巧有可得而測量。天主不然非有思非無思竭千聖智巧不能窮其思特

不見其思之倪非有爲非無爲合千聖之力量不盡其爲特不得其爲之窾此種義理止可神會難以言傳夫造物化工昭昭在人心目何須詮解。但是天主全能乃爲邪說流傳掩蝕已久異學縱橫駕諸其上反以凜凜在上者爲迂遠爲無據寧知天主如許全能如許化工是吾人大父母出王游衍無息可離無處能遁乃竟覲面而違之沒齒而昧之不能不爲之深慨也。

答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叅其權條

問天之道福善禍淫世顧有善者未得福反以得禍惡

者未受禍反以受福此可謂有天道乎曰禍福本不盡然卽此或然內亦定有故不可不察也天主生人原以世福均散世間聽人自取凡有知慮者自能思索有才幹者自能運用人人皆可得取故善人惡人皆可有分且賦予之初惡情未起只爲世人求福有過當有適中便種種差別善惡乃分有得所應得者有有而不居推以廣庇餘人者有甘守無得絕不冀人之有者此因世福而生善者也有得非其有者有只願自己畧不爲人者有妄求強奪公取竊取者皆因世福而生惡者也可

見善惡常與世福相夾而來不必盡是善惡之報又世間賞罰多不盡量必天主予奪方無滲漏除上善極惡無一假借外其餘中等之人或善中有惡則先降困苦以削其見在之惡死時只留全善徑得善報而享極樂是善人得禍非不幸也或惡者有善則先與榮寵以酬見在之善死時只留全惡徑得惡報而遭極殃是惡人得福大不幸也又天主陰瞞下民不重陽善陽惡故善者得聲名其善已酬報亦不厚惡人招訾詈其惡已洩謫或少輕正子之所謂善人惡人昭昭與世共知者也

知卽是報。何云無報乎。况人之善惡。又有隱微。如有爲  
爲善。與文飾詐僞。皆善中之隱惡也。無知陷溺。或真心  
不揜。皆惡中之隱善也。此別人不及知。惟上主知之。則  
賞罰有獨異焉。以此言之。世法勸懲。容有僭差。天主彰  
瘝。必無謬誤。或曰。萬法心造。自求多福。似乎人亦有權  
也。王公大人。可以貧富人。可以生殺人。似乎君相有權  
也。曰。是皆不然。幸而得之。皆值天主之所許也。如其不  
許。王侯不能富貴人。冤仇不能排陷人。古事往往有之。  
豈有人力可以違主。或曰。鬼神者。造化之功用。今云百

神無權。禁人不得奉祀。此不可解。曰。天主生天地。卽先  
生無數天神。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至昆蟲草木。皆  
有所司。以呵護之。開闢至今。俱有分職。各神惟順主命。  
毫無曠越。百神之意。無非天主之意。百神之功。無非天  
主之功。第其名其號。吾人未盡測識。雖欲信奉。無從尋  
覓。旣不容于中。有所揀擇。亦豈容己意擅立所尊。擅立  
者。謂之矯誣。得罪甚大。西學不事百神。非不敬神。正是  
敬神之至。今人漫信鄉俗。或以意之所重。衆之所推。便  
立爲神。一時謬舉。久作當然。慢褻神明。莫此爲甚。非卓

然不惑安能定見不搖也夫授官品者必係朝廷授神  
秩者必由天主官不出朝廷謂之僞職秩不由主命必  
係妖魔西學事天主卽百神在其中世人泛祀無稽考  
之百神反使對越天主之虔缺焉不講吾不知其可也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醒味何云持齋  
條

問釋氏慈悲故不食生物西教不斷血食卽齋日亦用  
魚醒豈不可駭曰西士居恒多食蔬菜則齋日不禁水  
族聽人用之以水族屬陰與菜蔬之性相等食之不助

人血氣非比禽獸厚味能恣嗜慾也人能食齋本是好  
念何可盡非然須問其發念果何所爲若止爲惜物命  
爲求利益爲佞佛生慈是三者皆不可也何也謂物與  
已同類不宜宰食此輪迴謬談別篇已詳辨之六畜原  
爲人用若人不食用誰畜誰管且斷絕其種類聖王之  
五雞二彘爲不仁之大者也此可無論矣爲求利益吾  
不知利益之權實誰司之世間善事甚多豈無加于吃  
齋戒殺者奚獨于茹素之人偏加福佑乎彼以食素認  
作上善世間食葷俱是大惡聖王之法卿大夫肉食祀



先者血食。聖賢之教。奉親者有酒肉。豈皆以惡事加于尊親耶。至佞佛生慈。言似有理。吾獨謂慈本仁德。仁者人也。當以愛人爲先。論愛人。泛而同類。近而親友。至切而家庭。皆是當愛。用愛莫切于此。今人于一體人類。漠不相關。獨區區惜此物命。不親親仁民。而功先及物。吾未詳其真慈也。使佛不論義理。惟佑茹素之人。以爲親己。謂之喜佞。非過矣。或曰。西教大小齋如何。曰。小齋者。變其常食。或平時肉食。齋則去肉。平時兼味。齋則少味。或全食蔬菜。隨人力量。大齋不止變食。且要減食。止用

一食。有三日者。有四十日者。此皆外齋。齋之淺者也。又有內齋。在明潔其心。齋日密檢十誡。毋蹈七種當克之條。隨宜行十四哀矜中事。晨昏日課。持誦加勤。靜則默想聖教事情。傳曰。齋者。齊不齊。而致其齋。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此所謂內外兼理之齋也。或曰。西士持齋。亦有爲乎。曰。有爲。一爲虔修祀禮。西國極重祀典。臨當奉祭。必更着新衣。澣濯裏衣。冠履盡易。飲食必改常。以示敬也。二爲抑制血氣。血氣之性。在腸胃。只思飽。在舌口。只思甘滑。在唇齒。只思軟脆。在鼻齶。只思馨香。何饜足

之有不但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而昏志氣生疾病皆原  
于此能齋則滋味澹泊氣血不強悍有觸不至橫發肉  
身自得其職矣三爲伸拔性靈性靈原是一身之主只  
爲嗜欲昏迷飲食爲最飲食既薄氣力軟弱此中虛靈  
不昧做得主宰如僕從委順主令常伸靈性又得其職  
矣四爲扶助德行凡人見善不能爲見惡不能去或爲  
之去不能勇決皆緣真性爲氣血剝蝕不能振拔今既  
主宰清明方寸脫洒自然無所牽絆見事剛勇不沮不  
退五爲默領真福口之于味是極重嗜慾爲欽崇天主

捐所甚愛就所甚不愛以此潔誠主光必照其方寸如  
屋宇洒掃達官貴人自來駐止自此益發心光增長善  
念愈積善功經所謂額辣濟亞是也此皆奉齋者之所  
爲專屬心性不緣生物不緣福利不緣求媚西國克己  
正志之齋乃是如此人誠克己齋可也勢或不能卽從  
其便不爲違主命人不克己不齋可也念或妄寄卽閉  
關長齋亦從增妄想吾見世人有茹素食淡垂數十年  
面黃體瘦如此堅忍本好進修惜其中無實見不加審  
擇以此難事等閒小小用之曾不爲之一轉移也可用

深慨。

答佛由西來歐邏巴既在極西必所親歷獨昌言  
無佛條

問佛生西竺據萬國坤輿圖歐邏巴又在天竺西則諸  
士自西徂東必經由其地可曾親履佛國覲承佛教乎  
曰天竺去中國爲近去歐邏巴極遠西士來此由水道  
必取赤道北過赤道南經大浪山再轉過赤道北涉海  
三年方抵廣東天竺國在小西洋西儒本會同志爲傳  
教遠遊多有至其地者則熟習彼國之教遍閱彼國之

書義理粗淺人物鄙俚直是一方邪說教門附近諸邦  
皆不尊從豈一入中國而溥海同尊誠彼國所未信也  
中國始緣帝王托夢宰相貢諛差去使臣奉君相意旨  
何事不可崇飾取至番文誰人識之以意翻演誰人證  
之蓋自蔡謫秦景用白馬駝回虛恢譎詐而百端僞妄  
已潛伏不可究詰矣後此途徑漸熟智術漸工又襲老  
莊列子清談之餘五胡雲擾六朝偏安無明王聖主擔  
持世教處士橫議邪說浸淫助其瀾者便稱名士或立  
取卿相遂爾轉相效尤既有禍福之說令人欣懼復竊

義理之談。聳動高明。是以知愚賢不肖。並入其中。訛以傳訛。盲復引盲。至于今。遂謂真真有佛。真真有內典。傳自西來。皆佛親授。若識得盡。是偽撰。真可發一大噓吐。棄斥除。惟恐或從矣。吾輩窮理。孰似考亭。觀朱子語錄云。佛經皆中國文士自相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自問答。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皆是莊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誠爲確論。夫以西士所經。親見親聞。不足重。既如彼。先儒考證。僞名僞書。不足信。又如此。人亦何苦爲其所愚也。或曰。古來

學佛者。多少聰明才辨。至心歸依。豈皆漫無所見。乃欲以一人私意。掃除千古定論耶。且經論中微辭妙義。細心讀之。不由人不心悅誠服。至于內典。豈未寓目耶。曰。雖有聰明才辨。其禍福之心。盡與庸愚同。又人之聰明才辨。往往流爲文人。文人作過多端。偏畏死後。故其佞佛。獨在人先。今不能拆衷以理。而從信人之信。恐不免載胥及溺矣。卽云微辭妙義。足悅人心。立教者。孰不依傍名理。令人可信。然皆相左。吾儒而特荒唐其說。更新其語。世人淺標外郭。遂或驚喜剗獲。殊不知儒家自有

之珍也。惟儒者言畏天命。彼胡不言。卽佛理果長。不過是聖言可畏。佛位果尊。不過是大人可畏。奈何加諸天主之上。耶佛非人類。何以有像。有言佛猶人類。必天主所生。父母所產。何至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而梵天帝釋。反侍立其旁。耶古來至人。必引人尊主。卽耶穌在世。引人欽奉。罷德肋。未有不奉所尊者。如釋氏之教。止令人尊己。稱聖稱神。不識名理安在。

答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條舊說地形方。地處最下。非然也。天體豎之。有三十三層。

橫之。有三千大千。非然也。何以知地形非方。天如卵白。地如卵黃。體必相稱。天既圓矣。地安得獨方。世間之物。如卵生。必圓。果實之類。必圓。一氣噴水。萬點圓珠。非由人力。地之不能不圓。于理可信。古言地方。此明其不動之德。非言形也。地居天中。天包地外。故地之上。四面皆人所居。以足之所履。爲重濁。首之所戴。爲輕清。四面皆天。則四面皆輕。重不就輕。則地不能偏落一面。舍中央誰居焉。西土多遠游。如過大浪山。則惟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不見北極。分明與中華人脚底相對。而所見天

日在上山河在下毫忽不異此中則其事實身試而目擊之卽吾中國自看廣海北極出地二十三度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若以順天爲地之正面則廣東在偏南傾斜不在地上正面明甚而人固不覺毫有傾斜也則何疑其不可站立耶如云地在最下縱極深極厚必有底止底外又歸何處天體極實能係七政能時刻運行若地形不脫空則天體窒碍一息不能運行而地下既無人居則日入地中俱不照物造化虛費一半矣若謂日止在地面未嘗入地則宜常晝不夜而東出者何以

日日皆然也蓋以人視地爲極大以天視地如彈丸要歸本論造物之初成天地以極輕者爲天居于外以極重者爲地居于中重濁之離輕清必當絕遠則中心者是重濁本所也地是渣滓有形之物惟中心爲恰好相應之處偏不得一分欲偏一分便不免反近輕清一分無是理矣今人試以一圓物納入氣毬極力吹之此圓物不落四邊不在上下正爾中央此皆物理自然之勢何問小大乎自地到最近最小之第一重天是月輪天以幾何大西格物窮理推算之法測之得四十八萬餘里自此以上

愈廣則愈高俱自然相稱推而至第十一重天以萬萬里計又不知高遠何所極也而九章無此算目矣然其仰惟一天主則此天地世界不爲不廣爲人而窮一天地與一天地內之事之理已不啻穀足若猶以世界爲小一天主爲未盡必進而求之三千大千求之十萬億國土既已違背正理且將何所憑據以爲實然耶或曰十一重天已如此不可限量三十三天益難究極至恒沙世界應如棋子分布中間空處連處如何安立吾亦疑之若吾子所言豈亦有本耶曰天之示象以文天文

之運遲速縱橫亘古不易各不同候一天不能有一動故以候察之知其有各重天也而所測里分自上古博學通儒立法推測國人習之其照耀地上者已盡驗矣天上隔懸今何由斷直須到彼方信不疑耳

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條

問人有五倫缺一不可西儒既先窮理宜于此理極明胡爲不婚不宦去父母遠兄弟以事交游將四倫可全廢乎聖王制禮生則養死則祭故祀典極重聞西教不奉祖先此出訛傳猶可設果有之忘親倍本不足齒矣

答曰。此關人道之大。極宜辨明。而不奉祖先。尤爲大逆。不可不先剖者。聖教十誠。是立教之大綱。前三誠以敬主。後七誠以愛人。七誠之首。曰孝敬父母。父母生則奉養。竭其力。死則追念。盡其心。乃孝敬也。西儒傳教。若于父母死。則不孝敬。何爲列諸愛人誠首乎。卽觀此中。縉紳奉教最堅者。其父母去世。必哀毀盡禮。爲之備棺槨。披衰衣。是亦明徵也。但教中喪禮。與俗不同。紙錢銀錠。冥器明衣。是今人所重。彼皆謂無益。通不用之。惟念經求主。行克己善功。並哀矜貧戚。爲亡者廣仁。是或一禮。

今庶人之家。所供神佛。謂之家堂。大都與祖宗神主。共在一處。且并有其祖宗神主。而無之者。西教甚非三官聖帝等神。五聖五通等祀。教人廢此。毋爲非鬼之祭。世遂訛傳。不奉祖先。蓋有不知而悞信者。亦有明知而故爲之。謗者。悞謗由人。彼曷與焉。若論人倫。西土之在家者。事父母。畜妻子。和兄弟。尊君長。盡與此同。惟一種特達之賢。願入耶穌會。稱會士者。方守童身。棄家學道。學道而有得者。受撒責爾鐸德之職。千百中間。有其一。國中所最貴也。蓋其國之人。相習成風。以此種人爲第一。



流如狀元及第中華所美人人爭羨父母兄弟所祈望得爲鐸德卽不翅榮福無復他願自是彼方風尚非他邦可例也故父母生子承祧嗣續多先有人而其間賢智絕倫則侈爲家之祥國之瑞勸守童貞送入教會此父母之治命兄弟之同心不謂之不孝不弟及乎道成而陶淑一家並登天路彼又以此事爲孝友之至大或與吾儒顯揚之指合乎否也夫妻止一娶一嫁斷無二色凡出遊必奉君長之命食君長之祿食其祿者致其命萬死不辭焉彼其于倫蓋有維其實不徒徇其名者

矣或曰取妻生子理亦何妨卽無子娶妾亦屬正道何必禁之嚴也曰娶妻以禮國俗相同惟會士願學耶穌非童貞不可此其一極重彌撒之禮每晨行祭非絕慾者不可此其二遠遊異域孑然一身不得有所攜此其三夫有志不娶士林高行中國有此從來亦以爲難未聞議其短也且生子爲宗祀同胞有室已足承祀則于祖父無闕所闕獨當身之祀而得生天堂享福無盡爲祀更遠又非不孝論也况以倫言妻不容有二夫夫豈容有二妻如轉一名謂之妾遂云無妨豈婦私一男亦

可轉一名謂之無妨乎西國之言人倫者如此。

答天主有形有聲條

天主二字原非本稱在西國則稱陡斯陡斯云者譯言大主也在天地爲天地之主在人物爲人物之主在神鬼爲人鬼之主無所不主卽無所不在其體亦與之相稱但雖不可問形聲亦不可疑有無實自有無形之體在形聲自出天載至妙乎以其不可觀聞謂之無形聲可以其形聲所自出謂之未嘗無形聲可譬之于風搏之不得未始無氣水中之鹽視之無色未嘗無味無形

之體彷彿近之又近取人身性體寂然形聲安在俄而七情交感紛然異象烏得言無故執形執聲不足明人物之近矧云天主哉然有無又有實理非混而無辨也天主未降世形聲原無無卽不能強言有古西國之教雖建立殿宇奉事天主然只有經典未嘗有像設也天主旣降生形聲實有有卽不能強言無西國實見實聞而信之中國未見未聞而信不勝疑者是也或謂降生一節正爾不能信請明言之答曰此理甚長須閱盡別篇方能曉悟姑畧言之天主愛人甚矣上古之時性教

在人心依其良知良能可不爲惡只以行與事示之聖賢名教迪之人人自畏主命不須降生然而詩書所載欽若昭事如臨如保已示開先之兆矣三代而後聖賢既遠奸僞愈滋性教之在人心者日漓詩書之示監戒者日玩則又大發仁慈以無限矜憫非人所能測識自天而降具有人身號曰耶穌譯言救世者實有其理如德亞國是也實有其母瑪利亞是也實有其時中國西漢之末庚申年是也雖性是天主之性原無形聲而特接人性以出則四肢百骸盡與人同安得謂之無形聲

哉夫在世之主與在天之主原非二主惟是在天則無形無聲萬古如斯卽降生者之原體也在世則有形有聲三十三年暫現卽無形聲者之化體也顧在天則霄壤懸隔在世則呼吸可通在天則默運難窺在世則實跡可仰在天則無階可升在世則有道可入故降生一事仁愛之極思人道所難擬此種義理在西國有源有委有前知有後証典籍萬種皆記載此事皆發明此理學者如日用飲食言出信隨不似此中苦費詞說也今人知九重宮闕至尊端拱不可聲聞矣時或六飛親駕

一遊一豫。畎畝農民皆得見之。安可云端拱者爲帝王。遊豫者卽非帝王哉。吾人心量狹隘。不能測識天主。卽不可信無形聲者爲真。有形聲者爲假。若謂有者爲假。恐認無爲真者。亦屬虛想。不過蒼蒼茫茫之舊見而已。

答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迴條

問天堂地獄原出佛教。旣不信佛。何猶沿其說也。曰。說固有名同而實異者。吾所謂天堂。非佛家之天堂。所謂地獄。非佛家之地獄。蓋佛氏所指。似乎肉身享用。故境界現前。俱極粗淺。而福盡業盡。俱復輪迴。則樂苦皆有。

終局不知人死之後。止存一靈。一靈所向。境界絕與人世不同。受享絕與肉身各別。升天堂者。入至善之鄉。永賞其善。無福盡之期。入地獄者。處全惡之地。永罰其惡。無孽盡之日。且生前有作有修。全爲有身。死旣無身。在天堂者。與天神一類。在地獄者。與魔鬼一類。無作無修。憑何福孽爲升墮之實乎。佛氏談淨土者。不言地獄。談宗學者。併天堂亦不設。終古今極大一事。可以任意改竄。爲此更端之說耶。佛之與祖。同一法門。前後持論。迥然不同。而奉佛者。且兩是之。何哉。至六道輪迴。其說亦

不始于佛。西洋上古一士曰閉他臥刺者。憫世沉迷。倡爲此說。以誘導愚俗。謂之權法。而大西洋古賢久已直斥其妄矣。厥後流傳鄰裔。延及天竺等邦。承訛習舛。淺俚不經。不謂中華文獻之地。祖述其說。傳會轉工。遂成家傳戶誦。久假不歸也。至若人與物不輪迴。人與人不轉世輪迴。另有專論。在或問及西釋明辨書中。閱之自醒。六道輪迴。決無是理。然後知釋氏之說。與西學不同。而西學之言天堂地獄。可得而舉焉。天主造成天地。卽分爲三等。至清至善者。在天之上。至濁至惡者。在地之

下。清濁分。善惡半者。在天地之中。此等分別。是自然恰好。上下二處。是有定之所。惟中間一處。可上可下。爲無定之處。何也。人有靈性。則向于天。人有肉身。則向于地。又人得自專。爲聖爲賢。由人。造惡造罪。由人。天主特設此境。以待人之自修。故謂之未定。要其終。還歸天堂本所。而天主不加強焉。強之。則不得自專。雖善無功。如蜂蟻之忠。蛛蠶之巧。水火之冷熱。不得不然。此之爲功。非人之功。皆天主之功。升天不可望焉。問天堂之樂何如。曰。昔有天神自天而來。人問其樂。但告之曰。無言美好。

無所不有。世間無一物比之也。所可言者。人升天堂時。天主增益其能。如身自有光。增倍于日。體輕可飛行。上下能速。瞬息屆所欲至。無阻穿堅透實。物莫能傷。心明得見天主。滿足快樂。遍通萬里。盡與古賢聖相值。而境界則別是一種。無一物是世間所有者。欲知地獄。卽此反視之。西國有一古賢。德行純備。未知究竟。默祈天主。預示將來。天主使天神告之。爾微罪未消。宜歸煉修地獄。兩時辰。若在人世。須腹痛終身。惟爾自擇。此賢念終身腹痛難忍。兩時易過。愿就煉獄。天主命攝其魂。備極

苦毒。皆人世未有。若數十年之遠者。遂心怨天神相欺。天神謂曰。未也。纔半時耳。煉罪之所。苦尚如此。永獄可知。

答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條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先至言也。今欲闢輪迴之非。而曰人物不同性。人與天主性尤迴絕。果儒先之言盡非乎。曰。儒先之言。自有所爲。爲隘視吾身者。守其一膜。與天地萬物絕不相關。泛視天地萬物者。任其慘舒榮悴。與吾身絕不相涉。是以自私自利。相戕相賊。寧

知原來同一爐冶故明儒特醒之曰是吾一體分雖殊而理則一派雖別而源則同如見人井之孺子而怵惕見堂下齧齧而不忍皆實境實情惟仁者見其然焉然云以之爲體則彼亦一體此亦一體不可強而同明矣今夫明鏡在懸萬象攝入其中似乎實有然而攝者虛象也光去則不留體移則盡換鏡與影原非同體豈不昭然若論性體不同諸篇自有明解姑摘言之如草木依類而生依期而長止有生魂而不知趨避是無覺魂也禽獸既有草木之生長而又能趨避是有覺魂然不

能論義理是無靈魂也人魂兼有三能能辨理之是非別人事之可否禽獸有是乎今言草木不同于禽獸人皆信之獨謂禽獸不同于人性無有信者則輪迴之說溺其見而又一體之論成其訛也或曰物亦有靈人亦有蠢安得執一論之曰善持論者當觀其大全物之靈人之蠢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豈可因其一二遂廢千百况所謂物之靈不過雞司晨犬司夜牛司耕蜂蟻之義蛛蠶之巧之類有似乎靈而不知此非靈也特覺魂之偏至者或資用于世或示表于人卽諸物不自知之惟

其爲天所生之性。諸物不得不然。不得言功。亦不可言靈。靈者。見其當然。又推測其所以然。惟人有之。設禽獸諸物。能見義理。亦能自專。必有然有不然者。而物態萬殊矣。胡爲此方之物類。無殊萬方。今時之物類。不殊古昔乎。聖教言物之無異。由不自專。雖有善。非物之善。主之爲也。人之萬變。由得自專。則有善。非主獨爲。亦人之功也。不然。諸物既有靈。復有善。且殺身以報于世。大忠大義。人類不如果可爲通論乎。知物之與人。卽知人之與天矣。天主之性。不可名言。卽後章一體三位。與性薄

錄之十二信。一時不能遽悟。久久或可推求。遂謂人性能窮天主之性。則亦未敢矣。嘗謂人有三世。母腹一世。出胎一世。歸天堂一世。在胎不盈一掬。自謂至適。不知人世之寬也。出胎。見天覆地載。方駭廣大無比。又不知天堂之無窮無際也。天堂之與人世。人世之與母胎。廣狹不同量矣。此人性主性之別也。學者不明此理。徒見一體之說。膾炙已久。襲舛承訛。遂至汎濫無極。卑者認物猶我。與衆生輪迴。既無了脫之期。高者認主迂遠。謂福盡復降。寧有敬事之念。悞認一體。流弊至是。不可不



深辨也。

答既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條

程子言人性以上不容說。後儒因是止言率性以下修道之事。而天命一語從無剖抉精微。揭而示之。不知程子之言特形容天命之妙。不可輕擬說而不當。不若不言之爲愈。非謂可說不必說。乃不容說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使可無說。則窮理盡性足矣。何以必至於命哉。今只說天命之謂性一句。繹之言人有性。從天降之。猶官有職。從朝廷與之。朝廷不分自己與人。所與者

誥勅文憑。上主不分體質與人。所命者虛靈性體。其理極明。惟後儒不得其解。又強欲爲解。乃謂命卽是性。天卽是人。總是這於穆不已。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特一物而兩名。若造化分體與人。人各得造化一體。謂之物各一。太極又謂之造化在手。止問在我之天。不必有在天之天。猶之居官者。執誥勅文憑。卽信是朝廷。不復有端冕凝旒。明目達聰之朝廷。君臨主宰其上。也可乎哉。無操握大寶者。君主于上。誥勅文憑。不過片紙。人雖至愚。必不以片紙爲朝廷明矣。或問天命云何。曰西儒言人

何吳系  
爲萬物之靈所具靈性極其尊貴故人與物迥然不同。蓋覺魂從耳目口鼻四肢而生。血肉之精華不但人有之。禽獸皆有之。既從血肉而生。凡具有生覺卽能嗣續不絕。不必再領主命。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全在于靈性不關血肉。不涉耳目口鼻四肢。從天付畀。其付之之由。不從內發。不從外入。實天主造以予之。若誥勅文憑。然非深思。非明傳。未易信而悟也。此程子所謂不容說之意。蓋防世之不知而妄爲之說者。若可說不說。使世人認物與人無異。人與天無異。源頭不清。流弊益遠。非

程子立言意矣。靈性惟由天主所賦。所以必無散滅無散滅。所以必有報施。報施者。有天堂有地獄也。粗言之。似乎涉迹。精言之。極爲玄微。蓋天主全能大智。至善萬福。既超人性以上。必思通已之所有。以與人共。于是乎受其所分者。有善報。而天堂之賞。亦人性未有之賞也。棄其所分者。有惡報。而地獄之罰。亦人性未有之罰也。既報其生前。又報其死後。既報其靈性。并報其肉身。極言天主報人。至公至嚴。無所不盡。正是超性者之作用。非人思議。豈云粗迹哉。至耶穌住世。所言所行。每以微

論而寓至理。以瑣事而表鴻訓。非冥思實體。不能領會。俗眼俗情。視爲粗淺。正其高深不可測識處。亦超性以上者之呈露也。西士每舉聖蹟。必自始至終。詳細備述。嘗恐一字增損。有失本真。奉教惟謹。述而不作之意。嘿嘿可想。况以西國言語。始發中華文義。語不應口。筆不湊句。安能遽立。遽妙。聽者不深維其意。反謂涉迹。如在璞之玉。韞蚌之珠。凡目眇之。蕝爲非珍。初何損于至寶哉。

答九萬里程途涉海三年始到條

問西士自言從歐羅巴國。歷程九萬里。幾盡乎地矣。從來無此遠遊。豈物之來也。遠則見珍。人之來。亦遠乃見貴乎。竊疑附近屬夷。假托名目。以自彰其辛苦。墊隘亦未可知。曰。內附諸夷。卽限隔山海。出千萬里外。旣列職方。皆有言語文字。物產風俗。會同館譯。字子弟皆能辨之。不識此種人物。圖書制作。與其書籍中所傳義理學問。今所刻四夷譯語內。亦曾稍見一班否乎。凡事皆可倣效。而義理之學問。非聖賢不能傳。皆可贗爲。而書刻之精備。非千百年不能就。試舉而求諸職方。有一端一

什疑錄  
節之相肖者乎。既出職方諸夷之外，則其來必係絕遠。有張騫槎所未經，蘇武節所未到，佛澄羅什罽賓諸人所未履者，且人品之重，亦不在遠，其言也。果爲世法行也，果爲世則，卽幅幘近地，亦足自見，何必遐方若徒假托空名，釋家之萬億國土，道家之弱水蓬萊，豈不尤誕。曾足爲二氏增益乎。聖教十誡中，有妄證一條，主道人。事俱極重，此設一言有僞，卽自犯其誡。一誠有虧，卽全喪其善。學道之士，何苦而爲此無益之心也。凡人大有所取于世者，不難少有所喪于己。今西士不婚不宦于

世一無所需，如遊空之鳥，縱壑之魚，何所不得，而必爲此枉尺直尋之事乎。况閱其籍，按其圖，皆有度有里，上與極星相應，吾目可知，不必口舌之贅也者。若然，則其人涉海三年，歷程九萬，盡是實語，而其來也，自出家門，拚葬魚腹，一苦也。永絕家鄉之望，二苦也。食用伴侶，非人情所堪，三苦也。語言文字，盡去其熟習，而學所未諳，四苦也。風教未通之地，言而莫信，行而莫與，至或疑之，謗之，賤之，侮之，甚則殺害之，五苦也。備茲多苦，毫無利益，惟欲爲天主闡明其教，令人歸向天主，雖此中人情。

不信其說而耶穌在世親傳此命諸士奉行一心不貳視死如歸咸不退悔焉其國之士亦有傳教本土者有在近隣國者有在人已信從之地者人謂非難功德不大惟最遠最險從來教未通人未信之邦世情極苦而會士偏極甘心國俗士風習有由然西方之人哉然亦須自審力量教主亦審其力量堪充此任隆禮而遣之凡到此稱鐸德者皆國中之上選也

答從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條

夫行百里者宿舂糧矧身入異域資生無計非智也西士既從九萬里來道里之費日用之需必且不資在此歲月既久居食何從人饋之錢弗受且或貧賢以周貧之非天雨非鬼輸世疑其爐火點化之術所自來矣而實不然也使其能成黃白則擅造化之權侔人主之柄世俗向慕如奉父師亦可藉之接引何必深諱而堅避其名叢世之揣憶可不辨自明矣然則何從得之諸士在本國俱以賢智食祿干朝茲奉主命涉遠涉險國主愈重其德預爲之計食用歲歲人人給以常祿多方曲致于賈舶擇其最穩者于商客擇其最有德行者托以

寄帶夫百金之寄稍踰鄉井有至有不至焉諸人厚糈  
來自絕徼不異比鄰卽此一種任人者與任于人者亦  
人情所絕難也凡人須自食其力不望人施始能伸其  
志氣爲世所重若不農不賈身必常貧衣食旣窘不得  
不仰面求人求之不遂未免展轉多營或裝飾行徑或  
恢張言語眼前流弊誠可概見然後知西國立法所爲  
諸士謀者誠周而爲傳教慮者誠遠今觀諸士于世皆  
絕扳援泯炫飾固是學習使然亦由人能自給故不羨  
長物也教中立法自極良耳吾人于此更宜着一心思

彼異域人也于我何親乃窮極險遠自裹糗糧所圖何  
事祇要與人爲善同歸天堂不須論到入吾地者受難  
受屈咸不退悔只想出門發軔之初如此志願如此力  
量何從得來非天上人不足當此也世人從前不知蔑  
視之詬辱之今業已有聞而猶不回其心至德甘讓于  
彼薄德甘處于身平日爭夷爭夏爭體面之心果安在  
耶

答禮惟天子祭天今日日行彌撒禮非僭卽瀆條  
禮有名同實異者不可概而論也天子爲萬民主卽爲

萬民報答生成于陽生之始日特舉殷祭其品用犢其樂九奏其瘞埋用蒼璧升達用庭燎燔柴配位則創業帝王此爲大祀之首典禮最重諸侯王不得僭之重名分也若西教之彌撒禮非此之謂言人享受天主大恩始無虛日何可一日忘報凡人有心各欲自盡故每日晨起或望空拈一香叩一頭此不教而能是出何故表自心之不能已耳可見禮之根心原非強世也耶穌在世亦日日虔奉天主教親定此禮爲萬民表率故西儒亦謹守其傳日日奉祭耶穌一是感天主之恩一是遵

耶穌之命且其中妙義悚人心之敬信邀維皇之默佑功德甚鉅語難盡述有彌撒解一編述古教新經沿改事蹟俱有深意在教人士亦能通解蓋解此禮當行自無一日可少非僭亦非瀆也今人止視天主至尊至高與己邈不相親不知在人世則論各分天主視人無非其子無貴賤無賢愚皆一大主所出故謂之大父母尊而且親無人可得遠之子事父母惟力自視善事父母者謂之能竭其力豈有父母在上可一日不盡其分以僭與瀆罪之耶正爲世學不明此理佯名尊主其實遠

之甘以極尊至敬之心奉所不必奉則惑也。不知耶穌所定之禮酌古準今繁約至當革去犧牲止用彌撒所獻者名阿斯帝亞及葡萄酒盛其服飾而器具音樂便則備之禮隆而不至于繁意虔而不藉于費此禮日日可行會士人人可習此外非貞潔之人不可執壺并不可近器物其肅敬也如此固非如他所云祭不欲數數則賣者可比倫也。或曰人有常業日日爲此恐亦妨功。曰此第就會士言耳彼專以奉天主爲學入門以來惟此一事卽其每晨之功課而所行之節奏威儀耶穌當

日親定自然恰妥雖聖神無以易之苟非會士自盡職業來與彌撒禮各從其便曷云妨功常見瞻禮日堂中濟濟多人跪拜終事寂不聞聲所謂無言靡爭惟此近之此見天主立法至善至嚴與世間教法由人所立自不同也。

答謂窘難益德遠于人情條

問喜順惡逆人情之常卽古來聖賢不遠人情患難之來不得已受之非有擇也。今西士言之津津似擇而取之毋乃矯枉之過乎。答曰不得此解者難與進道溺于



世味者難進此解幸承明問請就而晰之夫人世有何順逆只緣有身是以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欲安佚得之即謂順不得即謂逆順即謂之福樂逆即謂之窘難豈知此皆形軀分事靈神不與焉靈神所司仁義禮智之道大都與形軀相反形軀之所便必義理所不安者也義理之所宜必形軀所不樂者也故聖人每外形骸俾不得自專制血氣俾不得過逞且將降大任必先勞筋骨餓體膚行拂亂其所爲以堅其德性而增其不能則窮難之中有大利益在天與聖賢之所

共珍者也要之患難之來聖賢亦不視爲窘迫應之無策當之不堪方可謂之窘迫聖賢視逆境是實境處逆境之功是真功孔之蔬水顏之簞瓢皆謂之樂履順者止一富貴而貧賤夷狄患難乃有多途爲仁者不去貧賤而造次顛沛不違終食世間有順亦有逆逆未必非美事粗浮者不得其解往往棄而不取寧思金非錘煨不精玉非鑪盪不粹鏡非磨擦不明藥非瞑眩不瘳疾農非晨耕暑耨不收獲商非宿水食風不捆載士非屈首寒窻不成名將非拚身疆場不封拜矧生死何事欲

升天堂。何究竟可以未經磨煉。僥倖萬一哉。夫不覈躬行止。騰口說。何人不聲律乎。不涉世緣。止眈空寂。何人不靜定乎。一生履順。不藉營求。何人不止足乎。一遇事變。而猝不及圖。本色悉露。有明知不可。而物重我輕。不能堅持。于是盡失。故我止足者。亂營矣。靜定者。勞擾矣。聲律者。背馳不顧矣。人不由事煉。事不由窘難煉。皆屬僞德。縱議論高青天。事功揭白日。不過人世間作一名流。青史中標一顯迹。謂于聖德有成。天國有分。未敢許也。鑰石似金。烈火試之。卽成灰燼。砒砒類玉。良工砥之。

不異凡石。患難者。試金之烈火。砥玉之良工也。故經曰。窘難者。天國所無。其價甚貴。又曰。市天國者。艱難而已。言之似拂人情。而欲求超性之榮樂。非勵超性之工夫。不可幾也。故此種學問。與世俗言。非嚼臘。必充耳。而真心爲生死者。得之如獲異珍。守而弗失。初以信而得佑。旣以佑而益信。謂之益德。實自試其必然。非關師說也。

答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條

問君子不因譽勸。不爲毀沮。然察言觀色。亦不可廢。西士來此久矣。或疑其迹。或疑其心。或慮其有他患。豈人

言盡不足畏與。曰：據其所見，凡與彼交，暫接無不敬慕。久處無不加重。其相疑相詆者，皆從未識面，聞風附和之人，未可執爲定論也。其致疑之故，亦有數端：生自絕檄，從古來通，何由信其來歷？一也。人道易明，主道難曉。此又割明其說，人益難信。二也。世情貴同賤異，彼其學問不苟同俗。三也。粗通華言，妙義在心，不能得之于筆舌。四也。人就之則見，不則閉戶潛修，人罕得面。五也。人疑西教遠來，未必正大。甫入中國，頓與佛老抗衡。六也。世重祈求，彼則不問世福世禍，惟重死後靈魂。人皆視

爲迂遠。七也。生死大事，非實講究，不能發明，而聞者止信一二訛傳。八也。世人所尊，惟佛法。彼極言浮屠之謬。九也。無二氏之誇張引誘，惟平惟實。貧者不見重，十也。教人習勤苦，尤重守貞潔。富貴之人，起居多礙。十一也。炫耀則明彰，彼之教善，恐人知，避名如避疾。十二也。心與行皆過人，分量人反謂不情。十三也。人謂富貴皆從前世修來，來生仍登善果。彼言賦性由主，善惡由人。死後承受賞罰之報，殊拂俗情。十四也。緇流慮其道行有妨，彼教極力詆毀。十五也。彼自以檢身窮理，致人信服。

而輕薄者反多疑忌十六也。人畏罪譴，則藉僧道懺悔。彼謂罪由已造，僧道虛妄，何能懺悔消除？苟非痛自刻責，修行補過，難革往愆。功夫細密，人鮮克從。十七也。世視天渺茫，彼談天親切，朝夕諄諄，止此一事，而俗耳厭聞之十八也。學貴信心，受世誣謗，不亟辯明十九也。不畏高明，不藐悍獨，不報冤仇，一以愛人爲主，皆人情所難。二十也。多端疑心，疑迹之事，或所不免。若誠接其人，聞其學秉彝之良，自不容泯，謂有一人之疑乎？曰：無有哉。或曰：海外異國，倘與相連，他日徒侶漸盛，或生異心。

若斯之言，有是理乎？曰：書稱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今子之問，謂之狎侮，非耶？獨不思人欲謀事，孰不圖成？自利氏入貢，已五十餘年，壯者老，老者死，尚欲需待何爲乎？乙卯以前，朝貴咸尊利氏學，以序贊相贈，如同文紀所載，推評揚詡，且擬于聖，何曾有疑？疑之自南疏始。然賴南中之疏，而諸士之不緇不磷，若益顯焉。至于受疑受侮，人以爲絕異，彼以爲尋常。從古來高世奇行，受禍得謗者不少。聖教會中，尤以此爲勵性立功之極。則如耶穌之全能，而不欲免；諸聖之效法耶穌，而亦不免。諸

士皆神聖爲徒。何獨求免于哉。非不得已而受之也。意有所擇。乃欣然樂而受之。然則窘難何損于諸會士與。彼入中華極遠之邦。倡明未聞未見之說。戈矛刀斧。逆料必然。甘心順受。等待有年。又何論狎侮。詆毀之淺事。與所恃聖經垂訓。一面受窘難。一面歸天國。人以受侮爲辱。而其享無窮真福。在此語。得便宜。無如此人。以能加侮爲榮。而其失無窮真福。在此語。失便宜。無如此人。兩者宜何居。雖然。西士受誣。不辨。予叨叨爲之辯。心雖無他迹。亦有類狎侮矣。

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偽造條。

書籍者。天地之英華。人心之精蘊。非聖不作。非賢不述。歐羅巴。雖海外大邦。何如我中華文獻。而乃云載籍至多。又皆義理之書。人或未信乎。曰。西國學者。以義理爲養性之糧。窮理爲升遐之要。本國所習。無論賢愚貴賤。皆宗其說。故義理日開。書教日廣。其最重者爲聖學。皆究心超性之文。內有錄畧一書。其發問條目三千六百餘條。每條有問答定解。人心疑窒。搜剔殆盡。卽此一種。

可想其卷帙之多。其次爲人學。皆格物窮理之事。其書之多。與聖學彷彿。其次則憲典。其次則曆法。其次則醫理。其次則兵事。大都非說理。則紀事。取其有益民生。可資日用。其詩賦詞章。雖亦兼集。上不以此取士。士不以此自見也。或曰。今之汗牛充棟。大抵詩賦詞章。又云。非國所重。則種類益不能多矣。或者非傳會。卽重複。并贗刻。龐雜其中乎。曰。西國之法。極重書教。以此係生民之耳目。關士子之心志。一訛則無所不訛。故先聖特預防之。掌教事者。皆當代聖賢。聰明睿知。高出人羣。而傳世

之書。必親閱鑿定。然後發鐫。鐫法精工。非大力不能。民間無此力量。且國法甚嚴。私鐫者罪至死。故贗書從未。有焉。曰。聞此益不能信矣。中國多文辭。廣私鐫。又不禁。僞書。故載籍日新。今云西國在官精刻。盡參義理。乃有萬部之多。或者海外無微。如上林子虛。徒誇本國之盛麗乎。曰。誇多闕靡。何殊童豎之見。吾指其實實可據者。自西泰利先生用賓上國。蒙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外物。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書笈見頓香。

山澳俾一朝得獻明廷當宁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讐訂書義昭然茲辨亦屬剩語矣夫物產之盛由乎地利制作之工由乎人力凡地廣財富之鄉皆可與幾惟談道之書非精確則不傳非文妙則不遠既傳且遠又極字內備所未備此豈人功所能良由主錫人靈尤于此方特加寵佑茲事亦可想見不然計其成就非萬萬金錢不可孰肯罄天窮地作此無益之事耶

答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畧條

問西士每言天主三位一體願聞其說曰此事過人心量未易窺測惟西國學者專務窮理謂道之大原理之極則皆出于主千聖相傳惟重此事則其究心有獨至者先知聖人預揭其理後賢發明理益昭徹其言天主非屬虛無實有體在欲窮其體微妙不可勝言蓋一位不足以盡之實有三位如云有三力有三德總是一體一性也然問如何爲位如何爲三爲一雖有巧舌亦難直指其真卽取喻設譬不過世間所有終于天載無當但不從借證益無由明則僅取近似之者聽人自悟焉一位曰罷德肋二位曰費畧三位曰斯彼利多三多此

西國本音罷德肋蓋言父也費畧蓋言子也斯彼利多  
三多蓋言無形聖神也以經論之各有專屬全能屬罷  
德肋全知屬費畧全善屬斯彼利多三多然以父子爲  
言者言父卽知有子言子卽知有父言父子卽知交相  
愛蓋天主原體至靈自照無窮之妙而內生一無窮妙  
之像與己全同獨有生與受生之分生者爲父受生者  
爲子又父子相慕共發一愛爲聖神也故位分而爲三  
體合而爲一三位無大小先後之別共一性也一主也  
一體也譬諸人之靈性具有三德一曰含記二曰明悟

三曰愛欲實則一人之性也又譬諸日焉有輪有光有  
熱總一日也譬諸水焉能濕能寒能下總一水也此三  
位一體之說也人誠明知三位是真實理則知巍巍天  
主非無思無爲者始自開闢以至未造無所不照察無  
所不運量者乎夫旣常照而又常運故千古人性一時  
俱在現前卽知上古時醇宜性教中古漸開宜書教後  
代人性汨沒雖聖賢書教亦難轉移非以身爲教不易  
行其救援矣故降生之事從開闢時卽默啟乎神人傳  
述于聖史後來一一符應非待至其時始有其事也問



降生爲第二位費畧果主何意又耶穌在世日日敬奉  
天主若天主是一豈敬奉自己耶答曰一體者本不得  
分三位則各有所重罷德肋稱全能者爲造物主費畧  
稱全知者爲救世主故罷德肋造成天地人物而費畧  
乃降世立表贖萬世人罪信經云我信其一費畧耶穌  
契利斯督我等主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于  
瑪利亞之童身是也要之罷德肋未嘗不在人世降生  
之天主未嘗稍離罷德肋如樹木一本三枝其枝葉花  
果雖各自敷榮生意總由一幹無可疑者其耶穌之奉

罷德肋一則是以身立表俾我人皆得則之效之而昭  
事造物真主也一則耶穌之身是聖母所生之身則爲  
人類以卑奉尊不容不事今教中所遵彌撒禮卽是耶  
穌在世奉罷德肋之旨義理最深利益最大學者誠不  
可不講也人只有三位一體難明非可辯說而得非可  
擬議而通要在信心要在潛悟又須耐久默求天主加  
其力量有時忽然而通一得俱得如上所問諸疑一朝  
氷釋矣

答降孕爲人生于瑪利亞之童身條

天主教降生似屬駭聞。昔大西如德亞國實有其事。歷來經史參証。聖賢講辨。確信無疑。千數百年來。化行遠近。萬國信從。第就今人所信。如太上有母道。遙李下吞李。受孕剖左脇而生。老聃淨梵。正摩耶夫人白象入腹。剖右脇而生。釋迦其說不經。人反不疑。何獨于天主降生之事。極真而不可不信者。乃致疑乎。或曰。天主既欲救世。卽從天而降。何所不可。奚必孕自母腹。曰。自天而降。則不取人身。不同人類。反增疑駭。且其降生。實有大故。欲爲萬民贖除原罪。非自身受難。原罪不除。不取人身。

全是天主性。不能受難。何由贖罪。故簡在聖德童女。降入胎中。出世爲人。受盡苦難。以償千萬世人罪債。其降生事蹟。與釋道家之剖脇而生。其義大不同也。但聖母既有孕育。猶爲童身。人苦難解。常取玻璃瓶爲喻。太陽正照。光射瓶中。玻璃不損。太陽既去。光出瓶外。玻璃不傷。聖體清虛。自無窒碍。何以異此。或曰。天主降生。何不卽現玉霄金闕之象。徑投帝王貴胄之家。威力既大。弘教尤全。胡爲擇取貧家女降孕。雖云聖德。豈不重褻至尊。曰。此正卑陬末俗之見。不足窺穆穆深意也。若天主

什疑錄  
單  
顯露本相。世共尊仰。既無由受難。本願不成。且在世行  
事實。欲爲人立表。顯示威神。人力卑微。何能倣效。豈降  
生救世。引人升天。意乎。或曰。繪像者。以一女相抱一嬰  
孩。似少莊嚴。何以起人肅敬。曰。西國聖像。各種不同。有  
手撫天地。顯化成之能者。有以身受難。成贖罪之功者。  
有一體三位。示無窮妙義者。惟是聖母懷抱。則取降生  
時最初聖迹。有深意焉。其一。彰聖母之德。凡人德行第  
一是守貞。更不如童身之貞。聖母已發此願。女德無比。  
耶穌選擇爲母。益加寵佑。自此奉聖教者。男效耶穌。女

效瑪利亞。西國童貞修德者。極多。則身先之效也。其二。  
顯聖母之愛。凡用情真切。無如母之愛子。况以童貞瑪  
利亞爲之母。天主耶穌爲之子。其呼吸顧復。必非人情  
可想。言語可明者。故西國常繪懷抱聖像。而特取初生  
時刻。不相離之意。欲人愛敬天主。亦發刻不相離之念。  
方爲無缺。其三。表聖母之功。天人懸絕。人有所祈求。何  
能遽達。聖母爲人之身。人之性。猶屬同類。可藉之以轉  
達。譬如臣民章奏。必藉大臣納言。始得上聞。耶穌愛敬  
聖母。故聖母之求耶穌。無不俞允。循理之求。聖母無不

轉達特繪此像導人祈求之法耶穌初生卽已全體全  
能非是小大異量豈曰嬰孩遂少莊嚴相耶

答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教條

或問上言天主降生理已可信至被釘十字架天主爲  
無能矣無能宜亟諱之諄諄舉以爲教宜大顯威神無  
可加害卽加害者必極惡之人何不反中其身而自甘  
受刑于理無當嗟嗟此正猶人之見不足以知天主也  
若欲反中于人何如弗受于事更易豈知耶穌降世原  
爲救贖人罪發此大願行此異事受刑受難原其自擇

非迫于不得已也將舉萬方萬世之罪歸併一身而以  
一身之受苦受難消盡萬方萬世之罪愆此事豈同小  
可奈人之罪惡無所不有應加無所不至之刑罰則代  
之受者亦宜舉世間無所不有之痛苦總萃一身乃可  
償補無歉故當時十字架上之傷之痛筆不能盡口不  
忍言天主纔收義怒也或曰天主至仁至慈何不竟赦  
人罪而以身代之何爲曰有罪不赦是謂不仁不仁非  
主心也有罪徑赦又爲不義不義非主法也寧過于仁  
無過于義世法或有姑容主網決不偏漏理酌至當無

如身代使人知有罪。天主不輕赦之。直自代受之。如何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或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只有此語。豈真一身可以徧償。曰。此正天主權衡。一毫不爽者。凡人重罪。莫過于違天主命。將此罪秤量。無可比度。必有與主命相當者。方足銷除。則無如耶穌自身也。必有大善大福。與世罪相當者。方可准抵。無如被釘十字架。功勞也。請詳言之。有人于此得罪國王。必勢力等國王者。可以解之。進而得罪天主。必力量等天主。可以解之。耶穌一身人而天主者也。天地萬物皆天主所造。

成。則以耶穌與世罪較。世罪又其小小者。大可包小。豈其不能解乎。或問十字架稱大善大福。吾則未解。曰。此非口舌所能誦揚。畧舉數端以明之。尊肯降卑為至善。語尊誰如天主者。有德不居為至善。語德誰如天主者。以德為罪。忍辱不較為至善。忍辱誰如天主者。以死為人為至善。耶穌之死。通是為人。毫不為己。愛人誰如天主者。能贖人罪為至善。耶穌一死。萬民罪債全除。救世誰如天主者。在世立表為至善。耶穌三十三年。示脫罪之路。開上天之門。立功誰如天主者。善即福也。知大善。

卽知大福矣。今人止知十字架爲受刑之具，受刑爲不得已之事故，以爲下劣爲詬病，又不認釘十字架者，眞實是天主，故只草草看過，若明明認是天主，親身受難，出自本愿，則上所言福善數條，誠千古未有之慈悲，無方之普救。西國古經論被釘之功，過于造成天地，蓋造天地只是用意，今親身降臨更難也。及生萬物以養人，肉身今脫人心罪，救人靈魂更精也。萬物不自專而咸順主命，生生不已，化成無難，惟人則必自專而能逆主命，轉移極苦更難也。耶穌不降生，人類生者必死。指不能升

天指能升天既降生，人性死者復活，更超越也。大樞紐，大窾

會，總統在十字架中，義理無窮，故特尊之以爲教也。或曰：凡教務欲流通，其益始廣。十字之外，若有神通妙用，如佛經所載，豈不更易動人？曰：會士守其師傅，本教所重者，不以世之所棄而畧言，本教所無者，不以時之所趨而益增。寧莫我知，曷敢遷就？况如神通之說，不知有無，卽誠有之，令人豔慕馳騫，不過增長嬌慢，厚集恢張，于實修奚補焉？心求日上者，德日下者也；心求日下者，德日上者也。此會士之所守也。然天主降生，實多異蹟。

大抵在世立表故事多卑近令人可師復活而後全是顯其聖蹟種種神功又須別論也

答耶穌或疑至人神人未必是天主條

高視天主疑其必不降生卑視耶穌疑其必非天主遷就兩者之間非主非人則以爲至人神人皆凡夫之臆說非窮理之妙解也蓋天主與人其性體不同其分量大異猶如滄海之與一漚千古之與一瞬曾不得比而同之從古至人稱神者豈不迴絕人類然止做得人世間事業盡得爲人的分量而人事之外不能令地生一

草天降一粟卽從古開天聖人不過舉已生已有之物轉從節宣如金木具而聖人取以作室水火具而聖人取以烹飪百穀百果具而聖人取以供食用謂之代終謂之輔佐則可若化無爲有變死爲生卽萃千古神聖于一堂不能增益一事于人世間也曾是人可擬于上主主可混于人乎至若不降生別處獨降生西國亦自有說西國古時有美瑟等聖人受天主默啟預知降生之事具載玻璃羅紉大之書後來無事不驗一擇大聖女瑪利亞爲之女童身而生二將孕時天神嘉俾厄爾前

來朝報三。既生後有異星出現。照曜非凡。四。三王在數千里外。望星來朝。五。斂其全能。處于極卑極困之處。六。自發大願。代世贖罪。七。擇取釘死十字架之刑。八。死後三日復活。自墓中出。在世四十日。與徒論道傳教。傳畢。白日上昇。有目可見。有耳可聞。九。宗徒皆凡夫常人。初無學識。後皆靈異。歷走萬國。作開物成務之聖人。十。所立教法。皆耶穌當日躬行。傳之後世。千萬聖人不可易。十一。生平行事。全顯天主真性。曾命瞽者視。聾者聽。瘖者言。痿者起。死者復生。十二。此何等事。而可云至人神人乎。子欲將至人神人一語。抹殺降生大事。耶。至昇天之後。有不之見者。尚不之信。欲毀其教。而宗徒篤信彌堅。寧捨身命。以證主教之真。愈殺戮。愈感奮。爭死者至千萬人。然後舉世大悟。一信不疑。已上所言。不過聖跡中萬分之一。卽讚揚耶穌。舉及神奇。亦聖性中自不容掩。非以此當全能也。若全能而可言盡。非天主矣。卽論耶穌在世。平平常常。不異庸人。此正以身率人。極高極妙處。夫火能不熱。水能不寒。金石能懸空不墜。此不見其能。正爾絕奇。希有。世或不識。以卑淺疑之。此真凡夫



之見不足測天主。併不能窺聖神矣。夫凡夫之見疑駭降生。必視天主迥然高遠。民生善惡。漠不相關。所云出王游衍。陟降臨汝。通是虛談。卽此不信降生。名曰尊主。而實褻主矣。又使拘儒執泥常理。淺律耶穌。則聖人必得其壽。何止三十三齡。聖人無死地。何至被釘十字架。聖人過化存神。成聚成都。何至遭盡謗毀。聖人不語怪神。何至復生後。叠顯神奇。卽稱耶穌爲聖神。恐亦非子心之所安矣。故能信則當真認天主。不必更云聖神。不信。何不盡掃實見。全歸滅無。聖神之名。并可立。二者

將何從耶

答耶穌爲公教諸聖相通功條

人知中國之內。有釋道異端。不知九洲四海。如此等教。甚多名目各別。或一時所尊。或一方所貴。或依附名理。或徇人私意。故有此之所立。不能通彼前之所崇。不能行後。皆不得爲公教。惟上主一而已。萬國共戴一天。共仰一主。予之形軀爲人。復予之萬物以養其形軀。賦之靈性。爲形軀主。兼賦之義理。以美其靈性。萬國無異同焉。有生之倫。皆知爲天主恩。則皆感之而不忍貳敬之。

而不敢褻若出彝性自不可解不教而能此謂大公異  
端起而其教始分異端盛而其念始奪乃一念畏顧上  
主之忱隱隱在中終不可泯晦中有明剝中常復益知  
公德人所共尊惟大主謂之公教誰曰不宜乃又云諸  
聖相通功何也曰此說中國所未啟大西學者人人晰  
之有在天之聖人有在世之聖人皆體備功德不欲自  
私願分所有與人同德不啻磁石之戀鋪琥珀之引針  
也蓋耶穌愛人至極欲已受難宏勳常留於世爰立聖  
事七件并彌撒等聖績作聖寵之原積德之具人若善

領此恩莫不增其聖寵倍其功德而相通功者即公之  
之謂也不但一方即四海九洲同在教中修習之功德  
于我均有分矣豈惟一世即往古來今同在教中已成  
之功德于我亦均有分矣此皆耶穌所定天主之聖  
意也雖吾人思議不及莫能洞其奧理亦當堅信不可  
稍疑昔人有問教孰為真答以十二種別之一曰真主  
之教為真謂諸教皆人所立不能無缺惟聖二曰聖而  
公為真聖不易言矣普天之三曰最先之教為真自有人性  
即知四曰古今不問為真五曰古聖人咸尊之為真六  
敬主

曰萬狀攻不能破為真。七曰經傳義理歸一為真。非如別學  
權多八曰超異顯迹為真。超異不足表章性體所露自不容弋九曰預言  
互異未來不爽為真。人但知降生為後世事不十曰奉教者  
知開闢之初即預示其兆十一曰能釋罪救  
為教捨命為真故今西國無有貳信。十一曰能釋罪救  
捨命為証教之真也十一曰能釋罪救  
人為真十二曰能主張內外賞罰為真。內為靈性知此  
外為肉身知此  
為真疑亦無從着矣。或問如何謂聖神之功。曰人有三  
種性光良知良能謂之本性之光。即不在教。人人有之。  
既奉聖教篤信力行。天主又加寵焉。明悟愛欲益增力  
量謂之超性之光。惟善人有之。及至死候。則天神降接。

又加四種德力為升陟階梯。謂之真福之光。惟至死不犯  
誠之人有之。此三種光皆聖神自具。人能信奉與聖神  
同德同德。則機神自合。如萬燈相照。重重攝人。應有相  
通之理。非待人力強為之合也。世人妄恃己能。不祈主  
佑自同魔屬。其為墮落。固無足論。即養性修為。而不信  
若啟若翼。如龍不乘雲。豹不澤霧。鵬不借風。必不能成  
其變化。不進此解。雖窮年矻矻。勞亦罔功。所以通功之  
義西士甚珍。非同臆說。况學者自驗。有一分信力。得一  
分寵佑。隨試輒見。如答桴鼓。如應影形。非敢自誣。誣人

則死候神人相接自同一理通功何必疑哉

答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條

問有罪必罰理無虛赦故天主寧身受刑代人贖罪何其嚴也今西教所稱撒格辣孟多謂奉其教者即得赦除諸罪何其易也設遇狡者知有此法儘力爲非然後求解解訖又爲不幾以解悔爲戲侮而與于不仁之甚乎曰是皆不然前後皆主命毫忽無差焉先之代贖特爲贖始祖所遺之原罪即壞性之根造罪之種是也奉教者賴十字聖架之恩其罪可免而既免之後能保人

性之不復汙染乎再犯而無以拯之則既醒復迷已超復墮救世前功終必盡廢耶穌親定教規又爲將來人類更立一法即撒格辣孟多七端其中有名拔第斯摩者是初入教時付以聖水洗其從前之罪又有名白尼登濟亞者是既入教後或再犯誠聖水不可復領前功又難盡棄則容人痛悔永不再犯審其意念果真則爲之誦經以解之并責其躬行以補之此耶穌所定之法萬品受成如是者能解乎不能解乎迨耶穌升天又于宗徒中選第一聖德者代居己位即爲教化皇位在國

皇之上代代傳賢有官天下之風迄今千六百餘年無更易焉既是天主所命又第一聖德則依法解罪非教主贖之天主贖之也如是能解乎不能解乎教化皇止于一人豈能傳教萬國則又擇聖德副己者立爲昇斯波昇斯波又擇極有學術極有行誼者命爲撒責爾鐸德以行教于萬國入中華者如利瑪竇以及後來諸會士皆中鐸德之選者也其人皆教皇之所選擇其德卽天主之所簡在依經依教爲人懺解非曰吾力能脫恃天主有命云爾如是者能解乎不能解乎旣一心求解

誓不重犯已先改除矣猶必量其所犯之重輕或令刻責自己或限出財濟貧或虔誦經嚴齋戒以勤苦其身心使人常念解之非易犯之亦不容輕道也或曰佛教中亦有懺悔經有拜懺法與此同否曰不同凡懺罪要先自求諸己要祈天主寵佑要遵告解定規三者缺一罪不可懺今不責人定心亦不專懺某罪止沿襲舊儀狗情陪奉其內垢隱愆通未舉以對越是輸情伏罪之小耻尚嫌不爲望其一斷永斷盡改前非斷無是理故有跪拜終日懺禮已畢茫不知所懺爲何事也是謂增

罪非云解罪及至所靠福力則梁武之懺經所奉導師則無行之僧徒其能解與不能解必有以辨之欲與聖教等類而觀恐亦大謬不然也問人果定心爲懺某罪罪可消否曰此當全以理論凡人未領聖水其舊罪必多既領聖水其新罪必少故明知某罪歷歷在心自不能慊若洗之而罪猶多罪多而冥然不知是不檢點身心率意犯誡不但前功盡棄其罪甚于不在教者惟人定心省察歷指某罪愧悔悉吐更無不實不盡之處卽此一念全與天主相合天主寧得不赦之若云知有此法解而又犯犯而又解以解犯爲戲侮卽此便是極大罪惡如解罪時果明言之必痛悔亟改之安得再犯乎不信者設爲異論妄相駁難果以真信入門雖甚惡人無敢作此狡獪者請姑試之可也

答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條

問西士言無妄證人服至誠獨遇人病厄許爲救解往  
往卽得死亡何云能救不幾以空言示虛惠乎曰會士  
所謂解解其心病非解其身病也所謂救救其罪過非  
救其死亡也如受病應死則死乃天主所命豈可挽回

設壽必求延死必求活是與造化爭衡外道異端常誣此說而從未有驗西士無是也蓋天主教生人並付二分一分爲肉身風寒暑濕能中之是爲身病一分爲靈性肉身世俗魔鬼聖教謂此爲三仇因與靈性爲仇故也能中之是爲心病二者截然不相混亂不知者悞認爲一西士則設爲多喻身如舟性如舟子舟子去則舟不能行而隨敝矣身如屋性如主人主人亡則屋亦曠而就頽矣身與性可合亦可分合則生分則死世人惟認做一物故忙忙碌碌一生只照顧百年有盡之肉身而至尊至貴永遠不

滅之靈性反撇却一邊猶之捨舟子以狗舟棄主人而奉屋豈不哀哉耶穌立教專救人之靈魂凡三十三年在世之所立表復生後四十日之所親諭十二宗徒所傳教與千聖萬賢之所闡釋無非將人已壞之靈性刮除洗滌復還原初而肉身之可長延疾病之可不死此身未嘗不然卒無一言及解罪之事平日固應諄諄臨終尤宜汲汲蓋一息尚存猶可發心悔改祈求寬赦有一分之至信卽有一分之解力故撒責爾鐸德每依教規令人及時解之一藉天主教降生福力二藉本人自新

誠懇三藉司教奉命解釋如別篇所詳者不問罪輕罪重皆可得免免之則如嬰孩純然潔淨生固無愧死得升天故以爲極幸云惟過此一會咽喉氣絕再無可爲何論王侯之富貴何論聖賢之子孫何論英雄之事業總無他途可救竟就地獄沉淪無已時也故臨終之候係生死禍福關頭最爲喫緊是以西士極重之苟能真心悔過雖極寒極賤下至病丐殘廢臭穢不可近之人一有所聞攝衣從之無論兩夜遠途徒步亦不惜也祇爲救其靈性而昧者認爲肉身肉身難救遂謂解之無

益豈不愚甚矣哉或曰人身只有這一個在目爲視在耳爲聞及口啖食鼻嗅馨手持足行形神總是一物今欲判然離岐恐無確解答曰如上所云人與禽獸同之皆肉身之一分靈性不與焉所謂靈性不徒見色且別所見爲何色色中所具爲何理及我處此色者有可否從違之不齊此與一照而俱盡者其分大不同也推之口耳諸司皆然禽獸有覺魂故與人同無靈魂故與人異正緣人混一形神究竟必混一人物學術大謬皆原于此然又有說神之與形其體判然二物其用遞相爲



君何謂判然二物。形血氣神虛靈形嗜慾神義理形滯濁神昇清形一往神萬變。此不可得同者也。何謂遞相爲君。如凡夫認定肉軀以徇人欲。役神以從形。則形爲君。流爲惡類。生同禽獸。死歸地獄者。是也。君子認定靈性以存天理。役形以隨神。則神爲君。終成善品。生爲聖賢。死爲天人者。是也。二端之相去遠矣。而遞相爲君。頗似不分。故人悞以爲一耳。西士以肉身之修短聽之。主命以疾病之去留聽之。良醫惟以心病之當痊聽之。自浣濯自針砭。并聽能醫心病之鐸德。心病解而生順。

死安無復遺憾。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命終解罪獲大利益。實事實言。總無妄證也。文問十字架威力甚大萬魔當之立見消隕條以世法言。十字架刑人之具。人所畏而甚惡之者也。乃西國獨珍此事。謂上善聖迹。無過十字。此自有說。蓋刑及惡人。謂之平常。施之無罪。則駭矣。施之善人。君子則大駭矣。施之聖人。神人。則駭不可言矣。况等而上之乎。無罪之刑。加之平人。已爲非常。加之士大夫。則駭矣。加之公卿。則大駭矣。加之國君侯王。則駭不可言矣。况等

而上之乎。絕世希有之事。至天主受難之十字架而極。後世對此架奉爲聖架。謂聖身在架。萬世猶新。感動人心。莫切于此。萬全功德。莫備于此。萬國聖教。卽以此架爲號。一日之間。凡作事用功。必先畫十字。以淨其身心。至若魔鬼當之。無不立隕。此可以理測。可以事驗。理測者。邪不勝正。如寒水不能當烈火。目力不可敵太陽。自然之理也。事驗者。百聞不如一見。人言不若親歷。善人在患難中。矜持十字。甚有得力處。往往奇驗。庸愚被魔附體。轉念聖號。魔卽立遁。百試而百不爽者。此所謂事

驗也。第見事驗而信。不若不見事驗而信。故會士每遇神奇。絕不置頰。恐人專信顯應。失立教初意耳。西國經史稱揚十字架功績。難以盡述。有用之闡教。而萬神百靈。無不俯首聽命者矣。有用之弭大災。施大福。而城郭人民。時有頃刻變化者矣。諸如此類。更僕難宣。但德不足。以副之。則不可以取驗也。蓋天主降生之功。勝于開闢天地。其功之得成。由于受難。難之所罹。由于十字架。故十字之用。自應有威力。若庸人妄冀濟私。天主斷然不許。故不可以驗不驗。以信其理之有無也。

史明對十年探心...  
 輒...不置...  
 總...不...

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晉江丁志

麟筆

淇園楊先生諱廷筠浙西錢塘人楊氏科第甲于武林  
 公性質軒朗以好學樂善稱壬辰成進士歷督學御史  
 京兆少府其自督學解組歸也左右圖書手未嘗輟帙  
 越撫朱公深相敬慕將使都人士矜式爰選西湖佳勝  
 藉臯比而推公講席公倡道學結真實社討論勤修遐  
 邇知名其優婆比丘襲竺乾衣鉢之傳者恒以禪乘中  
 之于是公之門有禮僧之室焉持珠受偈者環堵公雅

好施與。凡寺刹臺殿，多所修建。先是西泰利瑪竇先生來賓于廷，倡明天主之道。公蓋習聞其說而未之悟也。公友太僕卿李我存諱之藻，實先從事焉。歲辛亥，我存公官南都，與利先生同會。郭仰鳳金四表交善，比告歸，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適乃尊疾篤時，因卽以終傳之事重托之。公聞李封君歿，往唁，見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旣而懇覲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臨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禮之。杜卻囂塵，一意窮聖學，指歸先生爲開示主恩，發明教誡，而後洞然知天地萬物同歸一

天主之生養，于是仰視重玄，俯悼微躬，感生成之極恩，幸迷途之已豁，而曩時修齋佞佛之念，幡然更始矣。一日忽謂先生曰：天主之當奉固也，謂其爲天地萬物之主也。吾聞釋氏乃西方聖人，卽並奉之，亦何傷乎？先生解之曰：不然，主一而已，胡可並也。握天地之大權者，謂之主。明天地之大主，而翼翼昭事無違者，謂之聖。世未有非天主生之人，則亦未有岐天主之聖矣。今釋氏戴天函地，不知有天主全能大恩，是爲至愚。知有主而不知畏，不知事，是爲至悖。譬之食毛踐土，而不知有君斯

其人之知慮心思不愚夫愚婦若矣。知有君矣。不忠于其君。而欲自帝自王。斯又亂臣賊子之尤矣。釋氏既欲尊其心性。而滅上主全能。背上主大恩。獨自抗傲。吾故曰。非愚則悖。如是而並奉之。可乎。公深服先生之言。因論究經旨。語及天主降生爲人。受難以代贖世罪。公意天主至尊無上。何爲至此。戒勿復言。懼褻天主也。先生乃爲發明其故。以證天主降生之實。且曰。降生之事。正與天主相稱。蓋天主至尊而又至善。善之理在于相通。彌善則彌欲。通其善也。極其善則極其相通。未盡其相

通之情。則未極其至善之功也。天主化生萬類。夫既已大通其德于極矣。然而通其能。未通其體。則至善之情未盡也。故天主以爲未足。至于親降受生。以天主性合乎人性。以無上至尊之主。而爲萬民萬世贖罪之身。則其相通之情。至此極矣。無以加矣。天主至善之心。于是而始盡矣。故謂吾主降生。代贖世罪。非惟不褻其尊。正以見至尊至善之極功也。公欣然擊節稱賞。不置。一日。金四表先生及粵中會士。鐘念江與公論道。因發明西禮大祭之義。以麵像之間。天主實式臨之。其義深遠。而

猶慮公之未諶也則更爲反覆歷示以証之公矍然曰此安所事揣摩爲者吾主愛世之心無已其降生贖世之事之恩非出無稽更何復有致疑者乎因矢志爲主功臣求領聖洗夫聖洗蓋初奉教所行以滌夙罪者也領洗之規首遵十誠誠中一嚴邪淫第以夫婦爲正毋二色也曩公因乏嗣故置側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請聖洗而先生未許公躊躇且久私謂我存公曰泰西先生乃奇甚僕以御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嘆曰

于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聖教誠規天主頒之古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誠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已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規先生之德也其所全多矣君知過而不改從之何益乎公忽猛醒痛改前非屏妾異處躬行教誡于是先生鑒其誠俾領洗焉公致虔以奉主像擇地置堂蠲潔供具堂中帷幙乃以御賜罽縑爲之曩者菩薩之堂泥金之相沉檀珍寶諸奉俱以瓦礫置之矣公之封翁素有德望聞公從聖教輒喜之亦躬自澡勵獲霑聖澤太

夫人既耄而憤日惟長齋繡佛持誦涅槃與之談教誠講理道如寒灰不然杳鑿不合公低回無計者久之惟是呼籲天主引躬自悼并戒家之人嚴守聖齋冀主默啟時公年邁六旬矣衣不解結食不再進者旬餘遂致形容憔悴氣體尪羸毋訊其故公乃俯首自訟不已母復訊之則泣然出涕曰兒不德不能事吾母致惑邪說而背正教兒之罪也異日者毋淪永苦兒百其身莫可贖矣太夫人乃悲而悟悟而愈悲也歛歛言曰吾今信矣而曷不早言之而自苦若是吾今信矣惟子是從無

復疑矣于是亟求領洗一堂之中謹悅相慰以爲從迷而得路出幽而視明也爰感鴻慈闔家奉齋旬有餘日咸謝主恩焉既而公顧悼衆迷深慚獨醒傷正學之榛蕪悲邪說之流行思揚聖教接導群生爰于宅畔擴建主堂爲同教瞻禮之地延泰西會士諸先生住其中時與衆人講解聖經武林人士靡然嚮風矣居無何而太公夫人先後遐舉太公年八十有四太夫人年八十有三公居苦次盡志盡誠武林故尚佛事往往齋僧雜道廣宣經懺喧鐃鼓于長夜爇楮幣以終朝見公闌不聞

聲則咸議焉。親昵宗黨至有爲公婉規切諫。公命取家禮示之曰。此非吾儕所共遵守者哉。禮莫備于家。禮宗儒準古喪祭。垂之萬禩。不過如是。安所取于今之念佛。功果爲也。衆皆默然。而猶私擬公儉于待親。于是七七之期。公權佛事之費。而倍施舍之。老羸殘疾。犴獄孤寡。咸沾惠焉。衆乃知公大有所見而然。旣釋苦蓋。宅墳塋。則依聖教隆重之禮。尊嚴具備。不與俗同。其地惟取崇潔。屏絕堪輿之說。以爲禮遵三代。去古未遠。後人希世福。而附會之。禮之所不敢出也。夫人之生也。于何而來。

其死也。于何而歸。存而順之。沒而寧之。俾其得全。歸復命于上主。孝子于親。如是焉止。沿俗而棄古禮。循人而悖上主。悲哉。其胥于迷矣。世俗尚鬼而公重人。世俗徇人而公奉主。天主與人相感之際。公蓋有以窺其微。而深明其毫髮之不爽也。故寧踈于人。而必不少懈于上主。旦暮誦禱之課。七日瞻禮之期。大小聖齋之日。公旣倡率家人。就宅中之主堂。殫形神以趨赴。迨于公堂中。尤必以身先衆。輸誠致恭。仰而祈祝。俯而訟誨。任舉一事。一物。畧無苟且者。爾時武林有放生會。歲每糜費數



于悉市鱗介羽毛而縱之。公旣奉教，知愛物不如仁民。迺鳩薦紳善士同志者，共興仁會，規簡而當，義博而精。每月就主堂中，隨所願舍，苟貯焉。令忠謹之士司其出入，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飲之，病者藥之，旅者資之，虜者贖之，死者藏之。四方無告之民，利賴無算。而公軫念更有加及于微弱者，貧窶之人，寒凍殊苦，多患皸瘃。公諭家人日伺典舖中所鬻敝衣垢裳，收而滌緝之。臬絮則市而楮之，歲施數百所。全活頗衆。鄉之人有志課其子弟而乏力者，爲義館之設，量才擇師，任其來學。文

有期，行有規，時躬檢課而廸以性學。于是公之里閭入孝出弟，舉多端士也。一日行見同教親柩外露，未獲所藏者，公惻然曰：若翁卽吾翁也，忍令至是，爲之購隴，築坟墓，并令教中貧乏者咸葬焉。又于隴中立一聖堂，以行大祭祀，祈主眷祐其靈魂，其用意周摯，若是他可知矣。時艾思及先生在講座，更爲廣之，曰：公憐民而多方拯之，其功固不淺矣。第憐貧而未憐富，第憐病之在身，未憐病之在心也。公曰：將如何？艾先生曰：愚謂施人以財，未若兼施人以訓。財及于人身，訓及于人心，財爲

楊公行蹟  
一時之惠訓爲終身之澤也。因言而施，因施而廣，施之爲功大矣。夫聖教書籍一帙，僅數錢耳。施貧不足，施富有餘。今有富貴人于此，予以數錢，則艱然怒；予以書籍，則翻然喜也。施受固不同矣。彼知吾言之富，不知吾費之儉也。緣是多刻聖學書籍，廣傳正教。艾先生又告公曰：夫爲善之功，貴于恒久，彌久則功彌大。今仁會之施，一出一入，入者有限，施者不易窮乎？不若權子母而施之。惟是置田宅，計羨餘，歲施其所出之數，此長久計也。公深以爲然，遂置產千金，抵今施不匱焉。公旣欽崇正

學，推廣善端，貧富同靈，生死咸戴。其家伯叔亞旅，從公入教者，以百數。間有浸淫異端，媚佛求福者，公輒阻之。亦皆化而歸正焉。公居家，晝則舉行善課，夜則置淨几，爇名香，聚家人及大小，臧獲于一堂，延諸先生端坐，相與發明教旨。蓋公知家庭有罪，歸于家長，是以慰誨提撕，亶亶不倦。至于邦之人，亦以公爲表率。志士仁人，洗心滌慮，嚮化者，浸盛。至若平日所躬自克勵，用當韋絃者，約有四端：曰愛人，曰克己，曰忍辱，曰甘難。顧愛人者，先愛其親，誨人者，先誨其子弟。公之子有過，則庭訓責

楊公行誼  
之家人有犯其命則每恕之若犯教規者必不恕也蓋  
恕人之愛淺而以不恕爲愛其愛人深矣凡修德之士  
以防私爲要故克己之功最不可緩也公時加警策至  
束棕帶腰間頻年坐寢不貼床席以遏欲于未萌其克  
己篤切如此人于七情之中惟怒易發而難制教中七  
克含忍其一若非用力旣久難言犯而不校也憶公嘗  
乘輿入市騶從駢集有醉人被觸恃酒訕公不止途之  
人弗堪也從者欲執治之公止勿較歸語人曰吾平生  
時聞諛佞而今忽來讜言庶幾可贖前愆乎人服公之

雅量公初奉教時同鄉沈宗伯疏彈西學公不阿權勢  
慨然殫力發明正理而尤慮西士之不安也則請寓其  
家或有以難告者公曰師弟相從義也居恒聞道自謂  
生死不渝一朝臨難而棄之寧惟不嫌于情卽學問亦  
非矣流言之日適公楚憲命下故止不行或趣公公徐  
曰某却有一事放不下處詰其故則曰不有居者孰顧  
西士沈公乃告公曰西士之事今置之矣公莞然曰某  
却要公不置猶且望于公伐某親之也由是益知公之  
見義勇爲非浮慕道學逃虛獵名者比而公之用心嚴

密尤有足述者計其靜默誦經之時三曰朝曰晝曰暮其省察之端四曰思曰言曰行曰缺時不疎故事無玩愒公猶閔閔皇皇若不及也蓋曰世之自謂無過者皆不從事省察者也不省察則過不自知而反自以爲善無善功矣故凡進于善者皆其不自謂善者也爲善之事有限爲善之心無窮吾第偶爲一善而善之未爲者固多故吾第覺吾之未能焉不敢謂吾之已善也夫不敢以無罪爲功反以無功爲罪此其功在乎身體力行而要非吾主默啟其心扶翼其行未易幾矣公所以旦

夕禱告祈主默佑然猶自謂日在過中也不惟內自訟而已訟必改改必告告必補每依滌罪正規設誠而致行焉凡遇瞻禮之日肅恭謙抑求爲告解補贖前愆卽公事忙冗不廢操存又雅慕西士退靜歲省之法遂乃自定日期屏棄塵勞謝絕交際獨居一室請艾先生指引存省默想之功因省奉教以後種種罪端總求解赦凡曩時痛悔不眞告解未盡補贖未全者旣已定心澄慮密與主通然後求領聖體旣領聖體益覺修力彌堅主恩彌厚也公見人遷善不勝欣躍一瞻禮日有多人

士領洗輒歡心達于顏色謂艾先生曰吾見新奉教者心實喜而且敬之何也茲世界尚混混然聖教未明之時也乃有卓識之士相率而來豈不可敬若至聖教大行而後奉教者不足異也里中有爲公譽者謂公生平行事無一不善獨有一不善處是從聖教公聞之咨嘆曰某生平行事無有一善乃獨有一善處是從聖教噫共一主也此以爲正彼以爲不正共一事也此以爲善彼以爲不善善不善亦豈徒口說爲準哉然公幸而爲此一善公不爲此一善則種種善事何自生耶艾先生

曰余素勸公爲此一善者故第畧述之以不忘故人云若夫宦蹟善事余又安足以知之一聽之口碑史筆可也公立天主堂與居宅相連喜得昕夕與諸先生促膝論學然慮日久不便屢欲另構一所天啟七年丁卯秋偶遊他邑忽切念此舉不可少緩急急言旋遂改造聖堂于武林門內觀巷工竣而公疾篤若謂立堂之願已滿去世之期未遠也公沒其次公子將田房原契贈泰西先生嗣後西來先生故于武林者未有葬地因取公所購舊墳捐入聖堂爲諸先生前後藏魄之所而長公

之子又充田若干畝。爲守塋之需。凡此皆善繼祖父之志者也。公可謂有子若孫矣。公享年七十有一。砥礪篤修。至死不懈。易箆前數日。命取楮筆。闡明天主事理。歷解疑端。媿媿不置。家人憂而止之曰。宜稍寧神。毋煩思索。公執之固曰。聖教妙理。人未能詳。我深知之。俟我寫盡此意。而辭此世。豈容默然不言耶。旣成帙。俱定篇名。命梓行世。臨終。悉依教規。備行諸禮。先告解。後領聖體。聖油。以堅定心志。存養靈魂于永訣之際。預示死期。死之日。遠近親故。如喪考妣。邦人上諸當道。舉公鄉賢。雖

未足酬其萬一。亦足以徵公德之感人者深矣。公所以深明天學義理。躬行不怠者。蓋其好善之心。虔誠虛受。徼承主牖。且先後迓諸泰西先生。如龍精華。畢金梁輩。朝夕促膝。惟窮究天學奧旨。或有未明。不憚再三送難。以求理盡心慊。嘗對文師談論。嘆曰。余與諸先生細論。十有四載。無日不聆妙義。大快吾衷。惜乎世人不肯傾心研究。故鮮能深造于斯道者。公著述有代疑編。代疑續編。聖水紀言。西學十誠。註解西釋。辨明廣放生說等書。要皆發明天主之道。精微透切。爲世所珍。按淇園楊

公懿行隱德亦不勝其悉數也大都爲者不盡聞聞者不盡筆其自旣認大主之後居恒必與泰西諸先生處而形神之功力行不怠故善承諸先生之訓者莫如楊公而深悉楊公之行者亦莫如諸先生也邇者艾先生自武林入閩余幸而從遊艾先生每津津道之余思茲世錮于習聞其聆聖學卓然進修者有幾今獨于楊公見之竊仰止焉聞其行蹟喜爲筆記而不覺其不文嗟嗟非謂此足令楊公不朽也蓋使後之同志者可觀而法焉斯固艾先生之情也抑亦步趨者之願也

